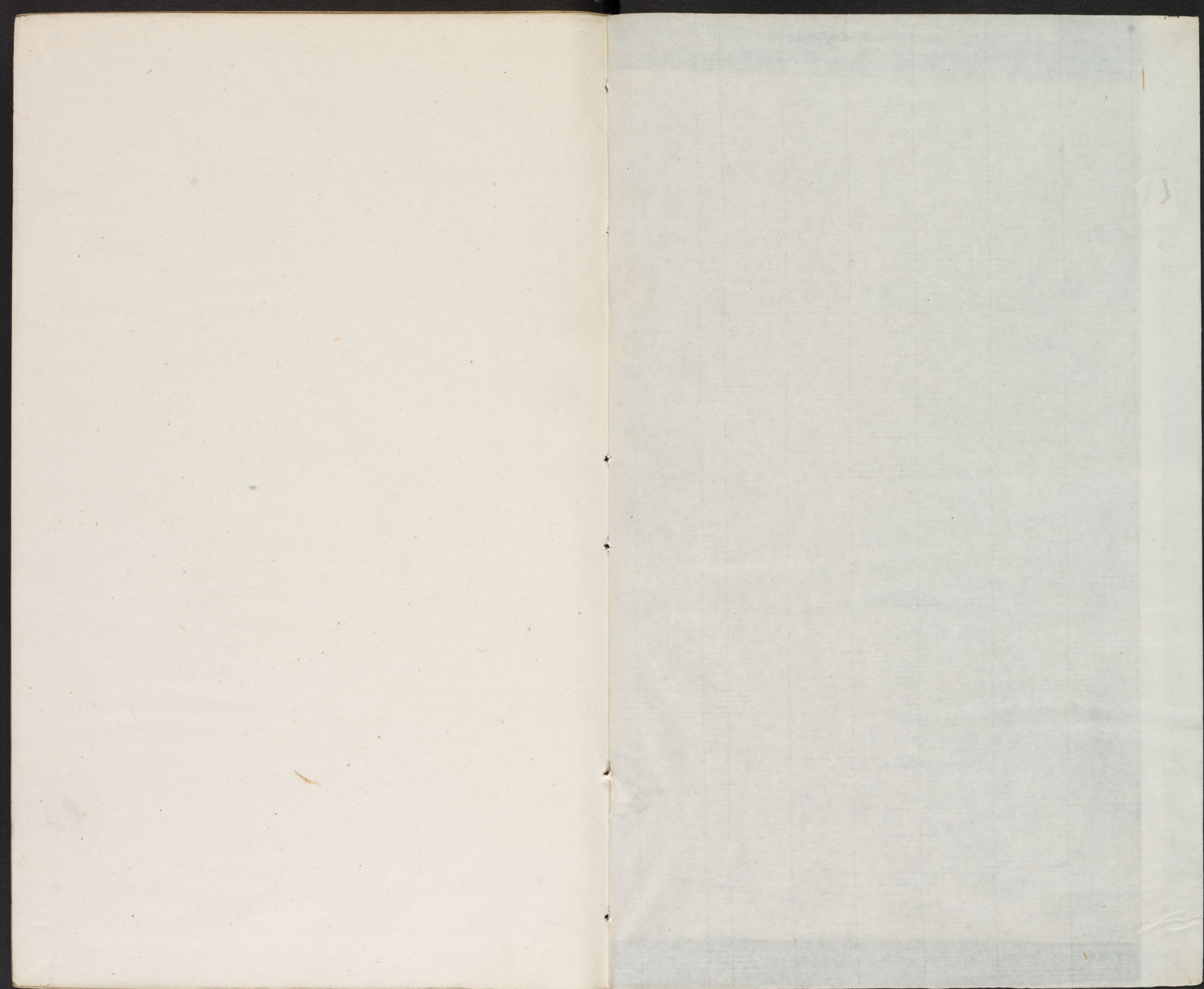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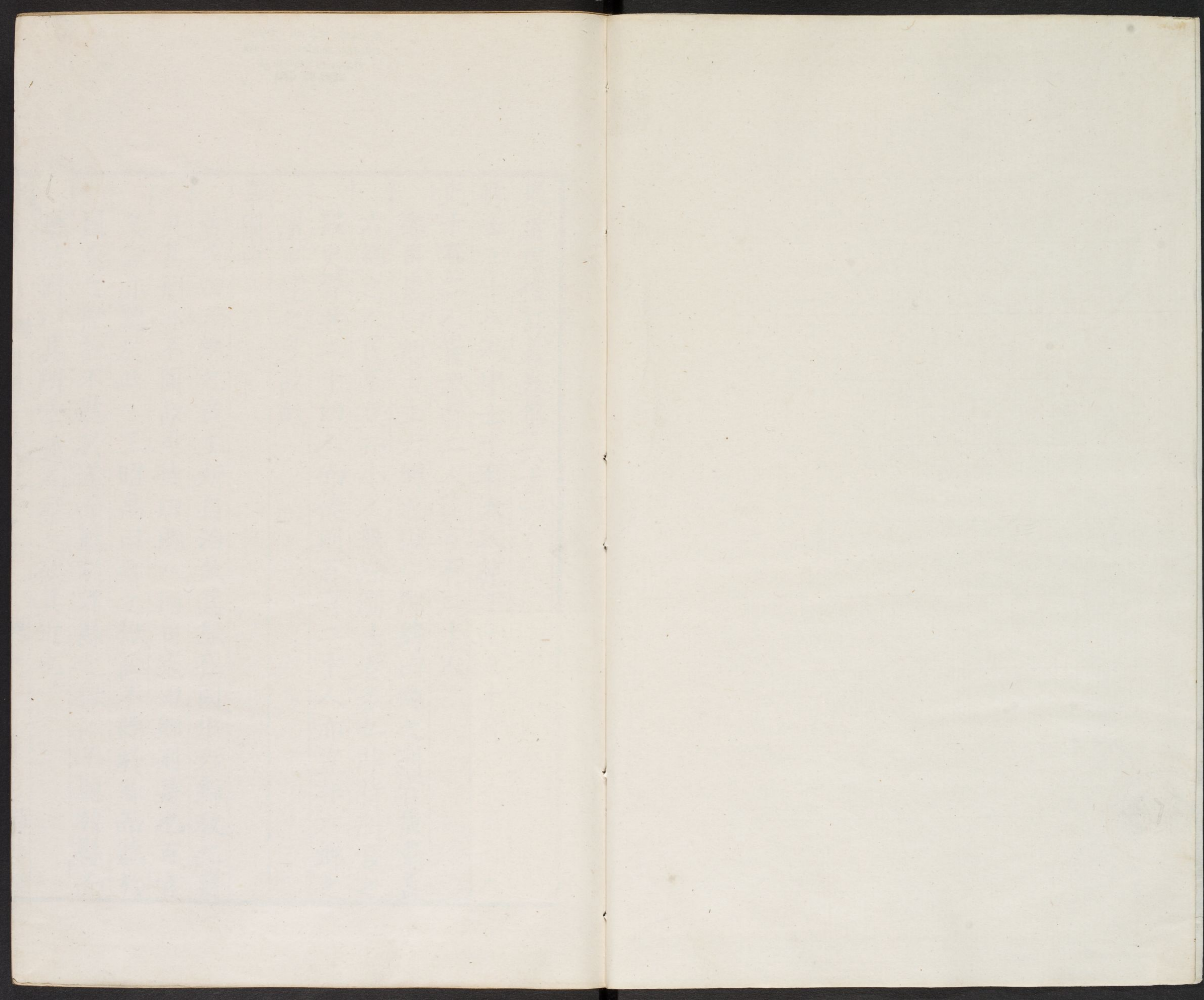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
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司農曰鄉士主六鄉之獄○鄭鍔曰鄉之刑官最多蓋
六鄉之人民至衆而小人無知觸法者多也非特刑官之
衆史胥共二十四人而徒則百有二十人亦豈非六鄉之
廣追遠之多故歟

掌國中

黃氏曰六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六鄉教之詳
矣其刑亦不同故司徒曰鄉八刑司寇曰鄉刑是也百官
之獄亦聽於此○王昭禹曰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
國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
聽於野以其所掌遠而察之欲其近也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康成曰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各主三鄉

○王氏曰鄉士通掌國中而分

掌其鄉也

○鄭鍔曰鄉民之數教官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

糾戒非正治其數也○黃氏曰糾戒之恐其昏迷抵誤而

陷於法也然六鄉四郊郊獄或別主郊刑恐亦有與鄉不

同○易氏曰聖人於刑獄非得已而用分職降典而後折

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庶獄則夫戒之糾之令之

毋使罪麗於民聖人之本心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

鄭康成曰察審也○鄭鍔曰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

直失當情無由伸○王昭禹曰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

五辭又曰察辭于差以盡其情而已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惟察辭已知其詳乃從而辨之注以辯為辨別之

辨今本字皆作辯是辨論其獄與其訟之情狀也其有死

罪者則別異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不有以辯之又安

能異之耶

○賈氏曰異其死刑之罪者死與四刑輕重不同文書亦異

○王氏曰死刑之罪定而

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

○鄭鍔曰罪之要辭謂之要書曰要丕弊要囚皆謂罪人所犯之定論也

○賈氏

曰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復以斷刑之職聽斷

于外朝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翻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

對眾更詢乃與之罪

○鄭鍔曰入聽於朝必待一旬則在已所思者欲審容囚者亦得以反覆也○黃氏曰職聽謂典其獄者典獄

移而聽于朝司寇親聽之

易氏曰外朝之位羣臣羣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而三公

北面州長眾庶在其後職聽於此則將以盡人之情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王昭禹曰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弊其訟於朝

則無所容其私○賈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陳及之曰自方士以上凡獄訟輕者得自斷必死刑然後職聽於朝司寇不敢專也自春秋以來凡死刑必請于上然後殺晉祈擅殺其家臣而晉人殺之趙鞅擅殺趙午而晉人以為始亂猶舊制也至於諸侯將自專之故訝士得諭刑罪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耳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

賈氏曰呂刑之師聽五辭是也恐專有濫故眾獄官共聽

之○易氏曰又欲盡羣士司刑之情○鄭康成曰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

○王氏曰若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赦三宥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成或掌官賞各麗其法○鄭鍔曰當聽獄之時

羣士司刑皆在各出所見引法以為證攷其所犯之罪而附麗於法共評議之使罪與法相應也

愚案議之如何王制曰凡聽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時之所議

王氏詳說曰鄉遂縣方皆云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羣士司刑皆在則是三公亦在但周公設官之意不欲使卑者臨尊舉卑以見尊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昭禹曰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鄭鍔曰及議已定然後士師受中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中者所斷之得中無過不及也○易氏曰書謂之中若書所謂成中有慶小司寇所謂登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

協日刑殺

鄭司農曰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

○賈氏曰子丑等是支田乙等是幹

○鄭鍔曰擇其可殺之日然後行刑刑欲期無刑故擇其支干皆利之日

肆之三日

賈氏曰肆陳也殺訖陳尸

○鄭司農曰語曰肆諸市朝春秋傳曰三日弃疾請尸

○鄭鍔曰逮

三日之久使人共知然後弃之

○王昭禹曰所以懲衆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康成曰免猶赦也○劉執中曰死刑而欲免之用八議

也○鄭康成曰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

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陳及之曰縣士以上三官皆云若欲免之則會其期夫人

苟犯吾法既委之司寇且羣士司刑皆在議刺赦宥之已

詳而又欲免之亦不忍之心存焉耳雖然苟其罪不可赦

亦從有司之議焉

○李嘉會曰一人有罪王與三公羣臣盡心協力以議其罪果不可免人亦何辭

王氏詳說曰王制有三宥文王世子三宥之外又有必赦

書曰宥而不曰三宥又有所謂辟者焉鄉士遂士縣士則

曰免而又不曰三宥又有所謂會其期者書為商頑民設

也故曰宥不曰三宥又曰在辟文王世子為公族設也故

又云走出致刑于甸人而又有必赦之語此不曰三宥者

三宥已見於司刺矣若欲免之且會其期豈有不至三乎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

夾道而蹕

賈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

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

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鄭康

成曰屬中士以下

王昭禹曰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大役

四八十四
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故也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

賈氏曰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鄭鍔曰使敬大臣○王昭禹曰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為之前驅而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賈氏曰謂征伐田獵之大事故有犯命刑戮之事○鄭鍔曰民雖鄉官所治刑戮則在鄉士○黃氏曰權時之法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鍔曰考遂士以中士十有二人為之先儒謂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眾故官多今考鄉士之官雖用上士止於八人然又有中士十有六人又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然則鄉之官多於遂矣先儒殆弗深考

掌四郊

鄭康成曰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賈氏曰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在城中○王氏

曰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蓋公邑之在郊野者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鄭康成曰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主一遂○王氏曰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言糾其戒令者鄉治詳故鄉士不

特糾之而已又戒焉縣遂治略無所戒也違其戒令則糾之而已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

氏曰鄉士一旬而職聽于朝謹用刑也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則遠故也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

三日

鄭康成曰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為之矣○賈氏曰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去郊差遠故云就郊也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外故須言各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王昭禹曰鄉之獄則王親會之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縣之獄則王令六鄉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為之差也

王氏曰士師為王前驅鄉士為三公前驅遂士為六鄉前驅縣士為大夫前驅今鄉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鄉會其期至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者為先可知矣

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黃氏曰大事即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鄉舉其目遂舉其凡不必言王所親也邦之大事遂未必盡與政令及之則聚其眾庶遂士掌其禁令

○賈氏曰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

入所經二者有聚眾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眾庶耳

賈氏曰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

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六鄉近則使三公六遂差遠使六卿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黃氏曰其事在郊有犯命者遂士專戮之遂獄在郊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人

黃氏曰縣士所掌野獄自三百里至五百里稍縣都之餘

邑王自使人治之者也家都之獄方士治之稍不為家縣

都則為餘邑其獄縣士治之謂之縣士鄉法成於州野法

成於縣稍縣都餘邑皆行縣法如遂總稱之曰野各掌其

縣之民數合稍縣都之餘邑分為三十二而各主其民數

也康成之說是

掌野

王氏詳說曰鄉士上士八人鄭氏以為四人分主三鄉是

二分治其六鄉之獄遂士中士十二人鄭氏以為二人分

主一遂是六分治其六遂之獄縣士中士三十二人賈氏

以為三百里之稍地地狹人寡以十人治其公邑之獄四

百里之縣地五百里之都地地廣人多以十一人分治公

邑之獄方士十有六人鄭氏以為四人主一方是四人分

治其三等采地之獄然縣士之說賈氏失之賈氏亦本鄭

氏之意而為是說也縣之名不一而足大司徒四甸為縣

是二十里之縣也遂人五鄙為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

載師小都之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

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夫外而邦國內而郊里繫之縣師者

是天下亦得謂之縣也中而都鄙稍甸繫之縣師者是四等公邑亦得謂之縣也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先鄭鄉士遂士之說謂百里二百里與後鄭同而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為縣非也以四百里至五百里為方亦非也後鄭鄉遂縣方之說最合於經但以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為都縣野之獄焉其意以為四等公邑而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也殊不知遂士之不可兼治公邑猶鄉之不可兼治六遂況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以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設官之數豈不曉然乎鄭氏得之於縣師而失

之於縣士學者所未喻

各掌其縣之民數

賈氏曰序官縣士三十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故云各掌

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賈氏曰去王又遠故加至三旬○林椅曰鄉遂縣士糾其民數而戒之當其未犯有司之時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至矣所謂民訟以地比正之蓋有獄訟則鄉遂都家之長同聽之麗于刑則歸之士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鄭康成曰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鄭康成曰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賈氏曰以其差遠不
使三公

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
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賈氏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屬而蹕則非王行
征伐之事謂起人役使民眾故直言各掌縣之禁令而已

○黃氏曰自稍以往惟共邦役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黃氏曰野有
大事謂其事在野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

易氏曰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于
方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

掌都家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
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賈氏曰縣士自掌三
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親掌之若
方士遥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易氏曰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
書言上于國而不言聽于朝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
而列於九棘下故曰職聽于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上
獄訟于國而已○王昭禹曰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

所掌又遠其待之又宜久也

鄭康成曰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

○賈氏曰田共之謂異於鄉遂縣士等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鄭康成曰成平也

○鄭司農曰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

○賈氏曰上三處

言司寇聽之此獨云聽其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

亦異於上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

王氏曰又言獄訟成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

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康成曰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

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王昭禹曰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先王欲其獄成

而乎輸而孚者

○黃氏曰書其成以與都家之聽獄訟者蓋都士家

士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鄭康成曰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

其方以王之事動眾則為班禁令焉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鄭康成曰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

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黃

氏曰縣法即甸法也後鄭謂縣師之法是也都鄙比法小司徒掌之此獨省其治野法然則都鄙有鄉有遂可知都家各有王者使方士省之因其聚眾庶掌禁令故使掌修其法猶

馭眾也

劉迎曰縣法司寇所縣象魏之法自挾日既斂之後方士以時修之至歲終則省其功過而誅賞焉以待來歲之再縣耳先儒乃謂修縣師之法夫縣師地官之屬所掌不過邦國甸稍郊里之地域與方士之士治了無干豫况方士掌公卿王子弟采地之刑凡有罪則書其刑之成于國此正縣象魏之法也若以為縣師五百里恐民之久而易犯

故以時修之至歲終而行誅賞也先儒誤以縣為縣又以為縣師之法亦已妄矣 ○鄭鍔曰彼既不屬鄉遂慮其法易以廢壞歲終將巡省之以行誅賞則不可不以時使之脩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王之

易氏曰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主之以上於國○黃氏曰都家後鄭說是言民不純屬王非司徒教法頒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于罪戾治之者當任其咎故其民數其長各主之獨上其獄訟于國而羣士議法則冢宰所謂刑以馭其威畿內當有統也 ○又曰罪與法疑而讞者也訝士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鄭謂之讞此乃謂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黃氏曰案其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以為

逆迓之迓與掌迓同掌迓固為迓賓客也訝士獄官而送

逆賓客者蓋有前驅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

至則使迓士主之至其稱訝士者本為迎受四方之獄云

爾 ○李嘉會曰訝迎也王與易氏皆云以言逆人謂之訝有賓客與行人逆迓則訝也而掌諸侯之獄者罪刑所當諭亂獄當往成亦以言為上也然大體以迎候防衛賓客為急讀誓命及五禁亦言也

掌四方之獄訟

鄭司農曰四方諸侯之獄訟

諭罪刑于邦國

鄭鍔曰諭其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于邦國使四方知王朝所以斷此事者意如此也 ○黃氏曰罪疑於重輕法疑於進退則皆諭之○劉執中曰非

其民之獄訟故曰諭罪刑于邦國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鄭鍔曰四方獄事有疑者來治于王朝之士師則先造于

訝士訝士乃為之通于士師使其事無不達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鄭鍔曰亂獄其國之臣下奸名犯分彼內自亂無自致其
事以上達之理則奉王命以往而成之謂斷定其非常之

罪○鄭康成曰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

○王昭禹曰成者使兩議皆成而莫之

虧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
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

鄭康成曰送逆謂始來及去也○鄭鍔曰邦有賓客至則

與行人之官送逆之行人掌其禮而訝士治其刑使人畏

也賓入國為之前驅而辟在野亦然以刑先焉使人不暴

客也客已入館則環其外而蹕止行人

○易氏曰行人以禮言訝士以刑言刑以肅其禮而已

誅戮暴客者

王昭禹曰客者國之所禮而暴客則刑之所取也故誅戮
之

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鄭康成曰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

出出入三覲○鄭鍔曰客之出入恐人得而犯故道而引

之有事當治於王朝則贊而相之此所以名官曰訝

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賈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眾庶非諸侯之事

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

○王昭禹曰誓禁之所施訝士讀之而已非掌之也必使訝士

亦犯誓禁則施刑故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二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賈氏曰其職掌外朝之法左右九棘之事主詢衆庶讞疑

獄故屬秋官

掌建邦外朝之灋

鄭鍔曰天子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所掌是也二曰內朝

大僕所掌是也三曰外朝朝士掌之其官謂之朝士蓋天

子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外朝在庫門外嫌其非朝故名官特曰朝士法立則位

正而儀肅然後君臣上下可以議獄斷訟於此矣或謂宰

夫掌治朝之法不言建司士正朝儀之位大僕王眡燕朝

則正位而不言建其法獨朝士言掌建邦外朝之法何耶

蓋治朝乃日日所視之朝其法素明不待建而後立燕朝

大僕正王之服位而詔其法儀亦不待建也惟外朝聚眾庶凡厥臣民咸造王庭事非常有欲其勿褻尤慮其體之不嚴此外朝之法所以特謂之建焉○王昭禹曰外朝詢眾庶聽獄訟之朝其位有左右有前後不得以相踰越所謂法也○易氏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所以正其法者也小司寇主於詢天下之政故其位止於公卿大夫庶民而已若朝士專掌外朝之法則諸侯以至羣士羣吏咸在焉欲肅其儀所以必建其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

鄭鍔曰左右皆植九棘者三孤六卿其數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九棘之為物其心赤其刺外向其華白欲孤卿諸侯忠赤誠實以事上而以潔白為義又欲其外示威儀使人

無敢犯也槐之三公上公三人也槐之為物其華黃其實玄其文在中坤大臣之位以黃裳為元吉故取其黃論道佐王欲其入道之妙故取其玄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無成而代有終故有取於文在其中○易氏曰孤卿大夫待之以臣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待之以

賓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右

○李嘉會曰孤卿諸侯蕃衛王室故居左右○鄭鍔曰賓王之禮左為王右為客公

侯伯子男其爵雖尊有為君之道入在王朝則宜以王人為先列公卿大夫於左則左為王矣羣士亦在左焉左之所以尊之也羣吏乃在乎右右之以見其卑爾

三公

北面則以荅王為義故列其位於三槐之前以至羣吏州長眾庶之徒皆所以斷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以位序而列於後所謂外朝之法其嚴蓋如此○鄭鍔曰或謂自士師以下名曰士者皆羣士也或以謂上士中士下士之總名羣吏則府史胥徒是也眾庶則六鄉之民是也三公面王為最尊矣乃使州長帥六鄉之民在其後亦得同三公

之尊何耶蓋外朝之設正為詢眾庶也王將詢之則三公引之以前而正王面王得以親問焉其在三公之後宜矣以鄉老觀之二鄉則公一人公在前而眾庶從其後亦其宜也獨使州長帥之蓋其平日屬民讀法而勸戒之有素民所聽從而不敢拂者也若夫羣士在孤卿大夫之後者乃上士中士下士而非士師以下之官明矣王朝之官上有孤卿大夫下有元士是其常也安有士師得預其後而元士反不在列之理元士在孤卿大夫之後則府史胥徒在諸侯之後亦其理也○易氏曰諸侯羣臣之並列於位者外朝之法斷獄弊訟於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咸集而後聽之也

○黃氏曰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適來朝則與焉小司寇羣臣西面詢訊不必備

諸侯也適來朝則其位在此詢訊及之與羣臣為一等歟

總論

陳君舉曰內重外輕之患自古然矣滕薛兩君爭長於魯滕侯曰我周之卜正卜正無足道焉者而夸大言之五叔無官則蔡不得以高年先衛人情重內雖聖人不能禦此周人所以汲汲致意也外朝之法以王官位左棘之下以諸侯位右棘之下使若敵然不以朝廷臨寰外至於賓射則諸侯在朝與三公皆北面雖朝士位著有不設者矣至於饗於燕則諸侯以齒敘雖射人之位著有不設者矣至於饗唯諸侯具十有二牢而諸侯之長獨得用十有再獻是則王禮之數何其過厚也又不徒為是文具止也典命之法雖天子之三公毋過八命而九命必以待州伯鄉大夫苟出封也皆加一等致之於傳蔡仲周公之鄉士也而封蔡虞遏父為陶正而封陳亦甚寵矣宣王之時申伯徂申韓侯徂韓為之賦詩悅其就國之意撫綏慰勞及其私人及

其諸娣而雅頌諸詩自鹿鳴至彤弓自臣工至有客皆為下國來者作也夫然後內外之勢一而士無缺望所謂不泄邇不忘遠者如此若夫王臣過國君則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卿之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皆以爵為差蓋卿不得踰上公大夫不得踰諸侯伯孔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必序乎諸侯之上始不以爵為差凡以尊王非周之舊典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王昭禹曰地道尊右而卑左嘉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辱焉肺石必在外朝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項

氏曰左嘉石抑罷民也右肺石伸窮民也平者平治之平也○李嘉會曰人之有病欲平安物平則安安則和也

鄭鍔曰或謂嘉石與肺石其一以恥罷倦不能自強之人其一以通下情使窮困無告之民得以上達必設於外朝

者蓋自雉門而內則有禁其出入者矣惟外朝得入而至焉庶使坐者有恥於其類窮者得至而無壅遏也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賈氏曰帥其屬當是徒六十人為之○鄭康成曰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王氏曰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使趨戒以肅也辟則使人避焉慢朝謂臨朝不肅

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鄭鍔曰野眾庶羣至於外朝之地則有路塞而不知避所尊者矣必示以威乃知畏也彼其生長於田野之間不知有朝儀則慢而不敬矣未嘗有班序之列不知所當立之地則錯而不定矣未嘗識朝廷之人則就其族類相與私語而談時事矣不有以禁之於未然至其有犯而加誅焉豈忍為之哉此所以帥其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

易氏曰王朝有三皆所以聽政此言外朝之政特詳於治

朝燕朝蓋不特諸侯羣臣之咸在雖州長衆庶與夫窮民
罷民之類皆得羣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朝士以
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於位也且爲之辟則使人避焉而
止其位也位定然後爲之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尊
君故也

陳及之曰朝士司寇之屬蓋法官也而掌朝儀位著蓋法
官佐司寇議獄訟詰邦國刑四方其風采足以肅百僚振
紀綱以之典朝儀則可以儀刑百辟矣漢侍御史中丞外
總部刺史領侍御史舉劾百官自丞相以下舉法無所避
每朝會則禁彈不肅者亦先王舊制哉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
之小者庶民私之

王昭禹曰彼失而我有之之謂得伺度而得之之謂獲鄭

康成曰俘而取之曰獲故易曰得難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

春秋書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易氏曰古

者建國面朝後市市近利而朝近義惟義可以正天下之

利蓋人民有常業而或至於亡逸者○鄭鏗曰謂奴婢之逃亡者或幼小童穉不能自言其所在者

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凡得獲者則委
於聽獄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

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亦既久矣物不可
反亦不可棄於是舉之大者入於公小者歸于庶民之私

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若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
三日而舉之與此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得其求宜速
故三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亡不易得待之
宜緩故必至于旬而後舉各當於義而已○鄭鏗曰外朝人所罕至故必十日而後舉市

之所舉者不以予民而盡以入官以其物人之所自失非得者之功此大者公之小者與民亦以勞其能得獲之效不忘人功之意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
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黃氏曰凡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期理
于朝則聽之

鄭鍔曰外朝正爲聽斷獄訟耳苟不爲之期非所當聽者
亦爲之聽欲使民無訟不可得也故立爲期日國中一旬
謂鄉士也郊二旬謂遂士也野三旬謂縣士也邦國暮謂
訝士也地有遠近故期有寬迫過期則不爲受理所以省
煩息訟也或謂外朝正以聽訟踰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
民伸其枉乎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彼固不能久安也若
過期然後反覆是其變詐或生於意外又爲之聽則其證
逮所及擾民多矣此其所以不聽歟質人之官謂治質劑
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暮外不聽所

以省市中之文書息民之好訟先王之治所以措於無事
之域者蓋如此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鄭鍔曰責如今之理欠也然必有判書可爲證驗則聽其
事判書謂兩書一札一書所與之數一書所償之數人各
執其半者也苟無判書則不聽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傳別
是也○劉執中曰所以養信而省訟○李嘉會曰以治者
先經所屬如鄉遂縣士而後致朝士由是而觀亦不許越
訴明矣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瀆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曰同貨財謂合錢共賈者也○王昭禹曰司關曰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
則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罰施於犯令者一人而

已○鄭康成曰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賊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王昭禹曰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王氏

曰以責屬人必使有傳傳必有地著其相抵冒而訟以其

地傳來乃為之聽治屬責而無傳有傳而無地著不知所

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李嘉會曰地傳者當土之人當時為傳別者若

理之○黃氏曰屬責以貨財相委屬而有通逸侵貨訟干官者猶以傳別之傳為各地傳蓋五家相受所能共知

鄭鏐曰屬字當為親屬以財相貸蓋有不用判書而與之者及其有責而相訟不可以其所親之人為證何則彼以親故或不能無相容隱之情證其曲直或至於傷恩故於法親不為證但以其地相傳近之人證之乃為之聽其辭如地傳之人有不知其實實則不聽矣○愚案黃鄭二說俱通若參以小宰聽稱責以傳別之言不若黃李為平易

黃氏曰有責治以判書同貸行以國法屬責聽以地傳皆

著聽訟之法也皆細事也無不得上達則民情無壅矣然

教化素行民訟簡少畿外委之諸侯畿內委之家都朝士

所治者甚寡朝廷雖尊而事勢常與民接故其法可行非

後世所能為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鏐曰軍謂屯為軍旅以攻圍人也盜賊或羣輩軍屯於

鄉邑至於犯及家人其熾如此凡能殺之者皆無罪王安

石乃以為攻圍鄉邑及家則人得殺之其意謂既圍鄉邑

矣又及吾之私家故人殺之無罪然與下殺之無罪為不

叶良由考之不詳強為之說○易氏曰專殺固聖人之所禁凡盜賊結集徒黨已成軍伍而害及鄉邑及家人者

苟禁其殺勢將猖蹶而不可禦殺之無罪去天下之害也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康成曰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賈氏

曰士即朝士也○鄭鏐曰報仇者必告於士已書於士而

士得之則以刑而論其罪已書於士而士不得其人苟是

人後自得而殺之則無罪謂已告於公故也許之以報仇

讎所以伸人之私恩必使先告於公然後得以行其事所以杜人之專殺也既書于士矣及其既報則不論以罪蓋非私殺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賈氏曰縣鄙謂六遂不言六鄉者舉遂則鄉在其中○劉迎曰刑之貶而以朝士慮之者蓋凶荒札喪寇戎之際法不寬減則民滋不安而盜賊之變起正朝士所當慮而今邦國都家縣鄙議刑貶也先儒以減用為慮貶朝士何與於減用哉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林椅曰外朝有司民猶司士之在治朝○鄭鍔曰天子為天牧民則民者天子之所司官曰司民蓋天子司其牧養之事司民司其多寡之數而登之耳○王氏詳說曰天府

云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祭之

同其時掌之異其屬司祿為地官之屬固然矣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為好生耳○陳君舉曰司

徒處縣役不時教化不至征賦不均則民犯法者眾故於刑官中設司民之官知其多寡與司徒相關今戶部刑部不相關

薛平仲曰五

刑皆戕民者也知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刑此司民所以列於司刑之上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鄭康成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

○鄭鍔曰生齒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

之所由始也

版今戶籍也○賈氏曰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

據三等采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鄭鍔曰不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無以知其地之人數辨之使不相雜則其地之戶

口衆寡皆可見不異其男女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而各從其類則他日嫁娶之年高下皆可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沒也

○呂氏曰案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

日名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其二其一藏之閭府其一獻之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重民之生也秦始皇令男子書年此特恐民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鄭鍔曰司寇刑官也宜無預於民數大比之年則以戶口之數詔之何也以刑之繁簡民之息耗繫焉所以告之者使省刑而已司寇既得其數俟至孟冬祀天司民之日則獻于王以為民之所以生者屬乎天亦隱有神者相之而其權在王王能恤天之所生則已得以省刑矣司民天之星也王者以名官所以法之也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

數于王蓋小司寇每歲祀司民則獻每歲之數此則大比之歲於祀司民之時乃獻三年之大數也○王氏詳說曰司祿為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司民為軒轅角蓋軒轅十七星兩角有大民小民天文志所載明矣先鄭以司祿司民為文星何所經見○鄭康成曰天府主祖廟之藏者

○孫氏曰天府

受民數穀數之藏司寇獻民數而不及穀數以圖國用觀之則穀數必與民數俱上司祿與司民亦同祭也蓋民數自生齒以上俱登之不得穀數之實則國用亦無所稽矣

也○賈氏曰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為邦本故也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康成曰贊佐也○賈氏曰內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贊助王之治民也○鄭鍔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見民非特王之事而為大臣者不可不任其責小司寇貳

之以制國用此言貳之以贊王治者司寇刑官也民至於
 犯刑以其貧窮而抵冒爾故言制國用意欲使三官知為
 民富之術不至使之犯刑也司民掌民數之官耳民之貧
 而犯刑非已所得而知也以為民者王所當治民有登耗
 則為公卿大臣者當據是數佐王以治之使之繁庶而已
 故曰以贊王治易氏曰此言貳之以贊王治小司寇言貳之以制國用者蓋財之豐耗出於民之繁簡係乎刑小司寇既敬刑以為生民之本故冢宰資之以制國用若司民專掌萬民之數故泛言贊王治而已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刑者民命所係大小司寇司之而士師以下行之
 非中士二人所獨得而私也名曰司刑者使掌五刑之書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
 刑罪五百殺罪五百

鄭鍔曰刑當與罪相應掌其刑書於此因其罪而附麗之

則國法不濫而民亦無冤矣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其至輕
 者墨刑也劓重於墨宮重於劓刑重於宮○鄭康成曰墨
 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
 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
 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刑斷足也周改臏作刑殺死
 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
 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
 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
 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
 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王氏詳說曰此言掌五刑之法案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
 曰昔周公作誓命曰在九刑不忘鄭氏以正刑五流宥鞭

扑贖刑之四者為九刑賈服以為五刑一與八議為九刑
 二說皆非也從鄭氏之說則是虞舜之世已有九刑矣不
 必周公時也從賈服之說則八議非刑矣況五刑之外不
 止八議如士師之五禁五戒司刺之三刺三宥三赦如大
 司徒之鄉八刑大司寇之三典與夫糾萬民之五刑又非
 墨劓刑宮大辟之五刑果若是刑與司刑之五刑又不止
 於九刑也且以叔向之言明之叔向云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九當為甫聲之誤也既曰禹刑湯刑以當代名其
 刑則穆王訓夏贖刑呂刑即甫刑也甫聲訛為九也明矣
 周之甫刑與周公之五刑自不同周公之五刑其屬二千
 五百大辟小辟每刑各五百也穆王之甫刑其屬三千又
 以五等輕重而為屬之多寡輕者屬多如墨劓之屬各千

是也重者屬少如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是已則是周
 公之重刑入重而穆王之重刑入輕矣又況穆王之刑贖
 刑也訓夏后氏之肉辟三千而作世輕世重其是之謂歟

○陳及之曰春秋傳晉叔向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然則司刑五刑之屬凡二千五百
 非周公之舊典其九刑之書乎穆王訓夏作呂刑五刑之屬凡三千而大辟二百而已
 今殺罪至五百比穆王為又重然則九刑又穆王後所修律令歟雖然司刑所掌五刑
 而已其四刑安在蓋五刑者皆肉刑也而司刑掌之若大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
 臺見於司厲敢不關鞭五百見於條狼氏金罰貨罰見於司金皆輕刑也與五刑併為
 九耳其詳不可得聞也班孟堅謂司刑之屬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之屬三千為重典
 以中典為成周之制以重典為穆王之刑非矣周公之制安有刑書其殺罪至五百安
 在為中典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以司刑二千五百為周公之刑
 則孔子不應舍周公而稱穆王之制矣二千五百之刑決穆王後所修律令無疑矣使
 周公果有刑書而叔向不應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書序謂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今
 以周禮考之自有金罰即贖刑蓋又承穆王之制耳穆王訓夏贖刑而不言其先世則
 周公無刑書明矣有罪而贖亦非周公之舊矣世清則刑輕世亂則刑重自漢以後及
 今皆然豈有周公之際輕刑少而重刑多穆王
 之際輕刑多而重刑少耶漢儒所言皆未達也

林椅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然司刑五刑之屬各五
 百則三刺三宥八議之餘不必盡用也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鍔曰若司寇斷獄弊訟之時則執五刑之法往而詔之以刑罰之等而以辨人罪之輕重使輕不至於失其罪重不至於濫無辜一以書為斷而已用刑書如伯州犁之欲上下其手張湯之欲輕重其心胡可得哉

○王昭禹曰以五刑之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三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劉迎曰名官司刺而掌三赦刺蓋刺舉之刺也
刺史謂之刺以其掌刺舉故耳訊羣臣謂之刺訊羣吏訊萬民亦謂之刺既曰訊矣而又曰刺猶三覆五覆而問之訊其果無罪則刺舉於上而行赦宥也

○李嘉會曰小司寇既有三刺三宥司刺加以三赦而以刺名官專主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施上下所服之刑雖曰下士二人聖人審刑之意詳矣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鍔曰刺取其實然後殺之無愧矣

○黃氏曰其罪已正臣吏民皆以為當殺則殺之故謂之三刺以刺名官以訊為職先王之意可見康成言訊而有罪則殺之非也

○鄭康成曰宥寬也赦舍也
王昭禹曰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則宥以寬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其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

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內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以是法贊司寇聽獄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於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言欽恤五刑先眚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周官司刺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上有好生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劉執中曰訊問也掌以司寇已成之獄訟問於衆人○鄭鍔曰先王非有心於用刑大抵以赦宥為心三刺一則先訊羣臣詢諸公卿之尊者也二則訊羣吏詢諸府史之卑

者也以為左右及諸大夫皆曰可殺為未足信三則訊萬

民萬民以為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鄭司農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

○黃氏曰謂不知其義者也汲黯曰愚民安知市買

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

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

○鄭康成曰若舉刃欲斫伐而

軼中

遺忘若間帷薄忘其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王昭禹曰若律在宮殿中作

罷而不出

○鄭鍔曰罪雖可刺又以三宥之法求以寬之豈其

人之所不知識乎豈其人之過誤乎豈其人之遺失偶忘之乎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

王昭禹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是也

○鄭鍔曰

幼弱者安得犯刑意其連坐之人尤為可憫故一赦則先之

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

十曰耄是也

○鄭司農曰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鄭鍔曰蠢者

癡騃而不辨菽麥之人也。憊而又愚則無知甚矣。故亦可赦然比老耄又宜次之。○王氏曰：幼而不弱老而不耄，愚而非憊則不在所赦。○賈氏曰：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為比三赦為重，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為輕，全放為贖。

李氏曰：古之所謂赦宥如斯而已。大赦之與郊赦，自漢唐

以來見之。○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聞肆大

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慈人得以幸免。春秋肆大眚，饑失刑也。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王昭禹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孚於外矣。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得其罪而無疑也。○鄭康成曰：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剕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約言語之約束。○薛平仲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之事，遂因以疑周官之書風氣之開久矣。使天下或私相為約，私相為盟，以紛紛於下，孰若設官於上以司之，使不可逾乎盟約，不逾則獄訟可息，獄訟可息則刑法可措甚矣。先王之不得已也。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鄭康成曰：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

○鄭鏗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曰約劑，蓋亦兩書一札也。先王之於臣民以為一時之言，雖相與以無疑，萬世之後或無所質證，故為之約而設官以司之。

治神之約為上

易氏曰六者大約劑也其中又有輕重存焉○鄭康成曰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劉迎曰神約若盟詛載誓是也○劉執中曰謂先王創有其基祚必因輔佐之功若文王之周公召公武王之太公皆封之大國約以子孫百世與周無疆者也其人雖亡其神猶在七世之廟親盡而猶可遷其約不可渝焉

易氏曰宗廟有位山川有域有社稷之壇有五祀之次所以祀神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魯用郊禘之類是也

治民之約次之

劉迎曰民約若誥誓訓祝是也鄭以征稅遷移仇讎諧和

為民約非○易氏曰分鄉以寓軍制邑以授農以旌節而辨遷徙以萃逋逃為顯戮所以容民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當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

治地之約次之

劉迎曰地約則傳別契券之屬鄭以經界田萊之比為地

約非

鄭鏐曰若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言吾東西南北之土何邇封之有定四年載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其土職取於相土之東以會王之東蒐之類

劉執中曰謂公侯伯子男所封之土各有定制而封疆之存不可以大而侵小用強以陵弱吞併其地也

治功之約次之

劉迎曰功約則銘誓帶礪之屬鄭以王功國功之爵賞為

功約非○黃氏曰功約水土之功鄭下註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此功也今民間受溝洫橋梁先後小大之差亦有約但其事固不可指

狀而大槩如此

愚案功約不必專為水土如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也

治器之約次之

鄭康成曰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鄭鏐曰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

瑚四璉崇牙八翬之類○劉執中曰謂若諸侯之有勳勞則賜之弓矢斧鉞俾專征伐者後世不可以渝之也

治摯之約次之

項氏曰摯約謂玉帛禽鳥相往來凡曰姻之屬也若公孫

黑使強委禽焉○劉執中曰治摯之約謂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先王以之敘諸侯分貴賤莫不依其爵祿高下以為之摯也

鄭鏐曰自神而民自地而功曰器曰摯上許之下承之或

為上或為次以事之大小輕重為次序耳○易氏曰即大以推小萬民之約劑亦可知矣王氏曰凡此諸治皆有許與之約焉不信而訟則司約掌之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鄭康成曰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

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

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

此豈舊典之遺言

○王昭禹曰自治神至治執其事皆有大小則書於宗彝明諸鬼神示無疑也小則書於丹圖丹圖以書之而

其色則丹示其宣布著盡而無隱昧也

劉迎曰約劑之設信之不足故也此所以書于宗彝丹圖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鄭康成曰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鄭鍔曰如諸侯

萬民有因此而訟者當用舊約劑以質證之故為之珥而

辟藏視諸故府也珥者殺雞取血以釁塗其戶所以被去

不祥也

○鄭康成曰珥讀曰頤○賈氏曰謂爭約劑不決者則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王氏曰珥而辟藏重其事也

已見

故府之文而尚不信則昏墨甚矣故服墨刑以示其昏墨

無識之意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王昭禹曰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

刑○鄭康成曰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鄭鍔曰大史言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但其約之

差錯而已故言辟法而刑其不信者此則為大亂而辟藏

非特約劑之亂而已僭禮犯分為亂已大不可不殺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

涖牲曰盟

鄭鍔曰說者見春秋書盟謂為衰世之事其說出於禮記所謂盟詛不及三王也考之書載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第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為罪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為玉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茢之文於此又設司盟之官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不考之於詩書爾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鬼瑣此司盟之官所由設

○王昭禹曰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敬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敬鬼神之心而躬信畏以先之而因以覆詛盟為大戮至其成俗則盟邦國之不相為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

掌盟載之灋

鄭康成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加書於

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

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

○易氏曰以法行之謂之盟載之法盟而加之以約又謂之盟約之載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鄭康成曰有疑不協也○鄭鍔曰此謂合諸侯而盟將與

之有所作為而未知其心之同否此所以有疑必有會同

會同必有盟盟則司盟掌其法與禮儀焉○王昭禹曰禮

其物儀其容也

北面詔明神

鄭康成曰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

于壇上所以依之也○鄭鍔曰神之明者吉凶禍福必審

神向幽以神為幽而南面人將告幽故北面也詔之者使

神察背盟之人是誅是殛也

○鄭康成曰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

王昭禹曰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盡諸人

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
既盟則貳之

鄭鍔曰左傳襄十一年載亳盟之文甚悉而可考已盟則
司盟藏其貳蓋諸侯各受其盟誓之辭而此有副貳以為
異日之證

王昭禹曰其正則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
特司盟而已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鄭鍔曰此謂合萬民而盟民有犯禁令者既待之以刑矣
又慮有敢效而為之者於是盟其犯分之人蓋與共盟戒
以無或如彼犯命者所為也左傳魯人盟臧紇曰無或如
臧紇犯門斬關以出是其類也萬民有不信者謂向已結

言而今背之無復信義則與眾共詛之詛者說之以言欲
使背信之人必蒙其禍也盟與詛異盟者戒其未然詛者
懲其已往左傳鄭伯使卒出豶豚行出雞犬以詛射穎考
叔者謂已射之後故追詛之也盟詛雖異禮儀皆北面以
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黃氏曰犯命不信皆當刑鄭引臧紇斬關罪當連坐而眾不可施刑故乃盟臧紇氏又
引詛射穎考叔者射考叔當坐而子都譎以避罪雖使文而情不然故詛之獄訟覆情
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雀角鼠牙非召公之明安能聽之是故株連則恐其枉
故為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語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取格之風猶在不
敢自欺其心敬畏昭明故其事可行也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以亂濟亂而
已左丘明論鄭事曰政以正民刑以止邪邪而詛之將何益哉反諸本之謂也

王昭禹曰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者貴者之盟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鄭鍔曰民之有約劑書於丹圖司約掌之此則藏其貳以

備遺失

賈氏曰此謂司約
副寫一通來入司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鄭鍔曰有約劑而不信至於獄訟者使之詛盟則中有所愧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此乃省刑獄之術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鄭鍔曰民有盟詛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之而

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黃氏曰使衆

人共牲共酒脯等以昭告于衆詭詐不信人皆恥之矣已盟又與司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盟

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以酒脯醢也考

經之所載竊疑周家之於獄訟者先使之盟詛已訖乃使

之入矢鈞金既入金矢乃爲之受理而聽之然則刑措之

術本諸此乎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鄭鍔曰金玉石錫皆國家之用物而

名官特以金者玩好之至貴者莫如玉故玉府雖有金玉

特以玉名府國之所用而用金爲尤多五行皆金也故職

金雖掌金玉錫石而以金名職○黃氏曰職金屬司寇金

行殺戮也矛戟弓矢斧鉞刀鋸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

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職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

刑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鄭康成曰青空青也○鄭鍔曰荀卿言南海則有曾青丹于注云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亦出蜀山越雋所謂青者始此

類○賈氏曰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然地

官廿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取此官主藏也○薛平仲曰金

玉錫石之利皆人情易誘而競趨者也司徒蓋有十人以掌其厲禁矣職金從受其入征焉貨利之所自出而有官以職之則下不敢逞其競利之私上有以弭其競利之患

天下誰爲有○鄭鍔曰戒則欲其物之不苟取令則欲其入之

以時

受其入征者

鄭司農曰受其入征者謂王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

稅○鄭鍔曰受其入則取諸地而官所自入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官所稅賦者○王昭禹曰取於有地者之

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

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

鄭鍔曰辨其美惡以知其精麤辨其數量以知其多少楬

以表之璽以封之○鄭司農曰璽者印也所以謹其藏

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鄭鍔曰廿人則掌其所產之地此則掌其入焉金錫可以

為兵器而玉石丹青可以為器用修飾之資故所入之府

各異也○王昭禹曰金錫則入於橐人玉石丹青則入于

玉府○王氏詳說曰有兵器之府又有為兵器之府玉府云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兵器之府也今曰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又曰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

府守藏之府為內府玉府矣是知為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考工記曰攻金之工六築冶冶桌段桃所謂兵器之府其此歟要知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之官並相為聯事其曰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其曰為兵器之府是與冬官通受其金於廿人是與地官通入其金于司兵是與夏官通職金如此他可知也

入其要

鄭康成曰要凡數也○鄭鍔曰既頒入之則入其會計之

要職金為刑官之屬則要當入于司寇非入太府○李嘉

會曰物之與書各有所司不相混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黃氏曰金罰即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

舉其貨也鄭說非舜有贖刑周於經無所見其後穆王始

訓夏贖刑舜穆王贖刑不同舜漸輕之穆王漸重之此關

世變○鄭鍔曰士有過而被罰謂贖刑也貨罰士非關之人安得罰其貨蓋或以貨而當金者也司市則有惟蓋幕帶之罰亦貨罰之類歟士之在官者或有過則

刑不上大夫也○項氏曰金罰貨罰皆士官掌之士入于職

金職金入于司兵○鄭康成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陳及之曰齊管仲令有

罪者以甲兵贖自此始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項氏曰金版蓋皇邸之飾為後版屏風者金以示依於義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承祭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賈氏曰用金石而云大故正謂寇戎為禦捍之器有用金

石者也○鄭康成曰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棹之屬○鄭康成曰王其取之令也○鄭鏐曰大故則非常數之外不可以無法度也故掌其令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鏐曰厲凶暴之名司厲所以察凶惡暴戾之人

○王昭禹曰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盜賊之厲於人猶鬼之厲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薛平仲曰鬼物之病民者謂之厲則厲蓋人之所共惡今以官之治盜賊者命曰司厲則惡而絕之殆亦甚矣

厲則惡而絕之殆亦甚矣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易氏曰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於人者謂之賊

鄭鏐曰任器者所用以傷害人之器也貨賄者殺越人而劫剽其所有之財物也

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劉執中曰盜賊之器與物入于司兵非數莫知其多少非量莫知其短長非賈莫知其貴賤楬是三者則物與器常存而不可移易○鄭鏐曰入于司兵使其物充兵器之用取諸盜賊以為除盜賊之具而已

○鄭司農曰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

士有罪而罰之取其金貨以入于司兵者義也盜賊有罪而罰之取其任器貨財以入于司兵者亦義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

通志堂

司禮丁義卷六十三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鄭鍔曰古者父子罪不相及然罰之大者則有孥戮之法
 既服刑矣其從坐之人有不可加以刑者則沒入官為奴
 男子入于罪隸使為隸以役於百官府女子入于地官之
 舂人橐人使共舂執飲食之事所入不同其名曰奴則一
 也○劉執中曰罪惡之重雖沒其身未足償也又奴其男
 女而隸役舂橐皆有常養以存其生焉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
 鄭康成曰有爵者謂命士以上齒毀齒男八月生齒八歲
 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鄭鍔曰有爵而不為奴貴
 貴也七十不為奴老也未亂不為奴慈幼也盜賊之罪
 宜加以無餘刑故凡親戚皆從其家有爵者有老幼者特
 免為奴而已○易氏曰先王之於天下固有殺未足以懲
 惡亦有不刑可以勸善者此之謂夫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犬金畜也其性皆守屬乎義也故犬人屬於秋官

○黃氏曰犬逐盜故以犬人次司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呼旦序於鬱鬯之後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於例反亦如之

鄭鍔曰司寇祭祀奉犬牲犬人則掌其其可以為牲者牲

必用純牲之色貴純一也○鄭司農曰牲純也物色也王行乘車則有祀軼

之禮用犬伏於車下以車轆之而去謂之伏○賈氏曰伏謂王將祭而出國軼道之祭

即大馭所云者但較祭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較祭地必瘞○鄭司農曰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祀較祭地

皆禮之盛者亦貴純全故亦如之

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

易氏曰幾祈也珥珥也○王昭禹曰幾珥士師所謂創珥則奉犬牲是也沈以祭川辜以

磔門○鄭司農曰大宗伯職曰以狸沉祭山林川澤以編辜祭四方百物四者用牲正也無則以駝代

之亦可也○鄭司農曰駝謂不純色也○王昭禹曰用駝不若用牲之為善故曰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賈氏曰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若田犬吠犬觀

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瘠故皆相之牽犬謂呈見之少儀

云犬則執紼是也○鄭鏗曰牽則不失其左右之防皆不以無故治也○王昭禹曰相犬者

屬焉以其屬有賈四人牽謂用則係而導之以其屬有徒

十有六人也○王氏曰掌其政治則并掌田犬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四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司農曰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職中言

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鄭鏗曰矩屬西方規屬東方規之屬屬東而主仁

也先王之於獄求所以生之故為獄則圜其城用仁心為主也○薛平仲曰乾為圜則圜者天道之所以仁也夫以罷民之害人者吾為圜土以收教之則人心轉移之間而善惡易位矣

掌收教罷民

鄭鏗曰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之苦之使其善

心自生所以教之也○劉執中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

入于圜土也圜土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

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而復性然後舍之為教亦大矣故

曰收教焉故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六十人分

部而收教之也

○項氏曰司寇掌者大故曰聚司圜職者小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鄭司農曰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

刑者故曰凡害人者○鄭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

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

○賈氏曰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

○鄭鍔曰彼既害人則不知禮矣故弗使冠飾而被辱明書其罪於背所以告人使知其以是罪而至於如此也夜收之圜土晝任以勞役是收而教之仁也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雖量罪之輕重為久近之期而舍之又必待其能改過自新為良民然後舍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則殺之不能改過又自竄焉其

殺宜也雖年滿而出者猶不齒三年甚辱之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鄭康成曰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鄭鍔

曰圜土之刑只加以明刑恥之故不至於虧體圜土之罰

只加以職事勞之故不至於虧財

○易氏曰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罰之正乃所以止刑罰者也司刑

言刑虧其體者也職金言罰虧其財者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守盜賊凡囚者

鄭鍔曰此官拘繫當刑殺之人然特言掌守盜賊者蓋囚

雖在所掌而盜賊為難馭於羣囚之中又當守之其事尤

嚴故也○鄭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上罪梏

古刑反

桎

姜奉反

而桎中罪桎

之實反

梏下罪梏

賈氏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園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王氏曰桎在脰桎在足桎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桎華弱于朝則桎在脰明矣。○劉氏曰桎者校也在頭曰桎謂之桎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桎者○鄭鍔曰凡囚有上中下之罪凡刑有桎桎之殊罪有輕重故三木或備或不備上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亦理之宜也

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鄭鍔曰王之同族有罪者親親之恩以輕為貴故但拳其手而已有爵者宜次於王族故加之以桎也拳則兩手共一木桎桎兩手各一木故桎比拳為稍重然罪未斷之前皆不可去其拳與桎待斷然後去故曰以待弊罪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

鄭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

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刑在小辟

○鄭鍔曰適朝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恐或又得而審詳焉重人命之至也適朝士矣以為無可疑則加以明桎於桎上明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適於市而殺之所以與眾棄之也注謂奉而適朝然後朝士加明桎以士字屬下讀以文考之適朝士與適甸師之文相對則疑其不當下屬。○劉執中曰士士師也○鄭康成曰士鄉士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鄭鍔曰適甸師氏者蓋以甸師掌耕藉田以事宗廟藏穀之所隱也既適甸師則以待刑殺之官來於此行刑殺之事不桎而適市乃所以隱之也有爵者隱之所以尊國體王族亦隱之所謂不與國人慮兄弟此尊尊親親之道也

○李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為民也厚賞則貴者先得之刑罰則賤者先當上不愧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于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也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掌斬殺賊諫而搏之

鄭鏐曰為之謀者則與賊窺伺乎國家之隙以圖危社稷

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

○鄭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殺以刀刃若今弃

市○王昭禹曰斬殺皆弃人之刑各稱其罪

且從而搏之搏與膊同謂磔裂其尸以示

人也觀左傳載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

人殺而膊諸城上是磔裂為膊也○劉執中曰為賊謀而

情有重輕故或斬或殺雖有斬殺而又搏而磔之於城上

以厭其未獲者然則賊害於國者情與反間同非盜於財而殺人民者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鄭鏐曰凡殺其五服之親者不復知有親親之恩夷狄則

然也故焚其尸視之如夷狄焉殺王之親者不復知有尊

尊之義禽獸則然也故辜其尸視之如禽獸焉○王昭禹

曰焚以火者不存其形

○鄭康成曰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

辜以磔者不全其體

○鄭康成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也

凡殺人者踣皮北反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

黃氏曰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鬪殺○鄭康成曰踣僵尸

也○劉氏曰謂暴露而不蓋覆也肆猶申也陳也○賈氏曰除上三者之外皆

陳尸於市肆之凡三日也

鄭鏐曰盜則不然死罪踣之於市或劓或剕或墨亦皆就

市刑之使人知盜之不可為而不敢為也○王氏曰人之犯刑皆以趨利趨利犯刑唯盜而已故盜言刑于市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黃氏曰謂犯他法官則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于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鄭鍔曰罪之附麗於法法所當刑則亦行法於市使眾見之故曰亦如之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王昭禹曰此句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正以殺之為事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黃氏曰軍旅戮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屏處鄭以戮為膊焚辜肆非也即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鄭鍔曰軍旅田役眾庶所聚不示以嚴則必無所畏故或斬殺刑戮亦有焚之辜

之踏之肆之之事故曰亦如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子賜反

鄭鍔曰先王於人雖有罪已刑苟有可用未嘗終棄之墨者但黥其額劓者但截其鼻何妨於禁禦耶故或使守門○賈氏曰此即關人掌守中門之禁令者也或使守關關謂境上之十二門王城之門

也劓比墨為重而截鼻則貌醜亦以其罪之輕重故墨者近而劓者遠也宮則人道絕故使守內○賈氏曰此即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也刑

者不良能行圜游之獸監視牧食不欲其奔逸故使之守圜也五刑之中無髡刑此有髡者康成謂公族無官刑惡翦其類髡其頭而已公族之有死刑者隱之於甸師氏則其髡者亦可耻宜用於至隱之處所以使守積積謂委積之物其積亦在隱處故也司農謂髡當作完言但居作三

年不虧體者也或謂公家不畜刑人觀此則刑人未嘗不見畜特為君者不近之而已閹弒吳子餘祭春秋譏其近刑人非謂不畜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鍔曰羣隸之別有五曰罪閹蠻夷貉也除罪隸之外四夷皆夷翟之人故又謂之四隸之隸有盜賊則搏之國中
有辱事則役之百官所任之器則積之囚執人之事則囚之執之祭祀賓客喪紀有煩辱之事則役之無乃後世廂軍之類歟古者取之罪人夷狄以用之惡其聚羣而無統也故設司隸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然王宮之嚴則使之守王舍於野外則守其厲禁又使之各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為守衛

則其人雖賤而所用為甚重矣此司隸之權所以尤重焉故由漢而後遂置司隸校尉掌刺舉之任武帝使之持節捕巫蠱督大姦猾其重至於專道而行專席而坐秩比二千石其任雄劇摧辱宰相有如鮑宣者蓋始於此五隸各百二十人此其正負也○薛平仲曰五隸之負皆百有二十人而司隸之徒則二百人蓋君令出於司隸其徒不能以不繁力役責之司隸其負不可以不定○鄭節卿曰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搏盜賊

鄭康成曰民五隸之民○賈氏曰序官五隸皆百二十負負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鄭鏐曰盜竊之徒間有作而力不能搏則合其民以共搏之○王昭禹曰未獲者

則司隸帥民搏之

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王昭禹曰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五隸之屬各

有百二十人則足以共其事○鄭司農曰百官所當任持

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鄭康成曰任猶用也○李

嘉會曰囚執人之事若今牢城之兵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鄭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湔廁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

野舍之厲禁

鄭鏐曰翟與狄同東西南北之夷名雖不同總而言之皆

夷狄耳○賈氏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

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王昭禹曰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

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黃氏曰四翟守王宮與牧誓羗髮膚微盧彭濮同意○鄭

康成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鄭鏐曰王在宮

與出在野皆使四翟之隸守之不使罪隸罪隸吾民之有

罪者耳使四翟之人見其德足服四夷司隸正掌其事而

師氏又使其屬董之而已○劉執中曰彼其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之故用之守王宮與厲禁而賴

之以為腹心之衛也

愚案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閩乃東南之別種東方之

夷而貉乃東北之聚落獨不見西戎北狄之隸者蓋周

自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而道化先被

于南雖海隅出日之地德亦丕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

八蠻所獲之民其服屬有素故帥而為隸其在王宮之
守衛則宮正掌之其在野舍則師氏掌之不特此爾南
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
韎師以薦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

鄭鍔曰有罪者之家人從坐則沒為奴隸百官與凡有職
守者皆得而使令之乃以百二十人為率蓋官拘而用者
以此數為率耳○薛平仲曰罪而至於隸辱之甚者以罪
言之斥之遠方誠足為王者之義以情言之處之近地亦
不足病王者之仁故帥之師氏者先王教化之功而帥之
司隸者先王用刑之極功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鄭康成曰役給其小役○鄭鍔曰使令皆家役之小事耳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

鄭司農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牽
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鄭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

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賈氏曰車轅內一牛前亦一
牛二隸前者牽前牛旁者御當

車之
牛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守王宮與其厲禁事則與蠻隸同皆執兵以為營
衛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而沒入在官與四
夷之人不同故不使掌牛馬鳥獸之事

易氏曰五隸皆隸也蠻夷閩貉之隸則賓服之民罪隸則
沒入為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罪隸則任使令牽傍
之冗事四翟之隸則養之而已雖蠻隸掌役校人養馬之
類閩隸掌役畜養鳥之類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之類貉

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之所習而使之

蠻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南夷所獲愚案說見司隸○李嘉會曰先王必有蠻

閩夷貉之隸想欲知其風俗耳然有無亦存其數云耳無

則闕之

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

則守厲禁

賈氏曰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案校人不見隸者蓋是雜

役之中○王昭禹曰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

陳蘊之曰古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

虎士有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

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

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必使四翟之隸以王者

所守在四夷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閩南蠻之別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王氏曰役則役於掌畜也○王昭禹曰阜蕃教擾之與掌

畜同事

掌子則取隸焉

王昭禹曰子謂鳥所生者閩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

取隸於己者也因致其義焉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唯閩

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是言掌子則取隸

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

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可知

夷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

賈氏曰為牧人所役使牧牛牲

與鳥言

鄭司農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

牛鳴曰是牲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王昭禹曰鳥之鳴

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以鳥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陳蘊之曰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

遠尤貴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名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

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貉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

王昭禹曰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王氏曰

不言阜蕃猛獸非所阜蕃之物

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

尚可與言矧夷蠻之民哉此亦先王之微意○鄭鍔曰蠻

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貉人知養獸故以役服不氏各因

其能而用之也人之性或能通知異類之語者非人之所

能也使夷貉之人與禽獸言不使閩蠻之人者不強其所

不能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文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五
秋官司寇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鄭鍔曰國朝自淳
化三年始置諸路刑獄事乃周家布憲之意然不止於二
人而已今謂之憲臺原於此歟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
刑禁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
刑罰者

鄭鍔曰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又縣刑象以
示萬民小司寇於正歲帥屬觀刑象及宣布于四方憲刑
禁矣布憲復掌之者蓋大司寇布之者舉其綱也小司寇

宣之者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所至之處又從而表縣之無有不明刑禁之為不可犯也

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鄭康成曰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李嘉會曰表示其刑禁于四方及乎四海苟犯刑禁則從而詰之俾不至於太甚也

易氏曰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於罪知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憲之有不容已者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者蓋無此疆爾界之異凡遠近同而上下察也○劉執中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而必聞其刑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宜憲于民以達於州伯

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於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賈氏曰征伐巡守田獵皆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禁之官故使以刑禁號令

○王氏曰謂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焉

○項氏曰

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發以警戒之謂之號命之謹守之謂之令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鍔曰天下有不逞之人強陵弱衆暴寡善良陰被其禍先王設官以禁擅殺戮為職謂夫為天吏則可以殺人

愚案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職皆幾防盜賊姦宄者幾

防嚴則姦宄無清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鄭鍔曰將以禁之必專司之禁之者法也司之者專伺候乎是也司其私相斬相戮者及傷

人見血而里閭擁遏不以告于有司者○黃氏曰傷人不禁必至於殺矣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

抵罪不以告私相和也將以罪相證於獄而攘奪其所證之人使不得同

至於獄者○黃氏曰或曰赴逮而攘奪之若篡囚也將以辭訟於官而恃勢力以止遏

之使不得以上訴者皆以告于有司而誅之然所司察者

四事也特以殺戮名官蓋四者之罪莫大於擅殺故也○劉執中

曰謂不應斬殺戮而斬殺戮之者應告其傷隱之而不告者應治其獄攘之而不治者應聽其訟過之而不聽者掌察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之所謂淫朋比德者也不誅之

無以建中于民○李嘉會曰斬殺戮之人上所置以懲惡也或以財賄交結而冤枉不申有如下四者皆告於正而誅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黃氏曰禁殺戮禁暴氏皆閭里禁令○鄭鍔曰詩曰亂是用暴又曰州吁用兵暴亂凡言暴者皆謂為惡之凶暴也

苟無以禁之民蒙其害可勝數耶此乃設為禁暴氏之職以正之也○王昭禹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馘者教官之事

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終始而已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居表反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

以告而誅之

李嘉會曰前者在公行法之人此者在民害治之人○王

昭禹曰逆理害治者謂之亂○劉執中曰亂謂悖於人倫恃強虐物者謂之

暴○劉執中曰暴謂敢作威怒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

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黃氏曰正猶正長之正以強力雄長人者即武斷也

此則召亂之萌安可不禁之哉○鄭鍔曰擣則矯稱上之

命令誣則誣人以無有之事惟撓惟誣敢犯士師之五禁
 造為浮言以相恐動其言不實乃能鼓蕩人心凡此皆禁
 之使不敢為若敢為者則告於有司而誅之所以息其暴
 亂之漸○李嘉會曰禁暴所禁以告司寇而誅之也○劉
 執中曰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行
 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以其出
 於情邪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殺之宜矣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易氏曰前五者之禁為庶民設也此於聚眾庶則人情雜
 還其暴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徇○鄭鍔曰國家有事大集眾庶之際一人犯禁則千萬人視而
倣之勢將不可遏矣不特戮之又用以徇眾焉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易氏曰奚謂女奴之為奚者隸謂男奴之為隸者既以罪

役故必司牧其出入牧養也○王昭禹曰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或有

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總論

陳及之曰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纖悉備矣
 二官所禁大抵暴橫足以侮上陵下鄉官或未能禁止之
 也於是王朝為之立官以遏絕之庶幾鄉遂之官長得以
 從政焉然周公之時天下安有此是亦先事為備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昭禹曰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公劉之詩
 始曰于時廬旅終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先王設官
 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黃氏曰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
 類次第相從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鄭康成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王昭禹曰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人既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凡以輔成遂人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則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

○項氏曰校實數不闕○劉執中曰案比而肅其守衛

宿息廬之屬賓所

宿及晝止者也

○王氏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之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所謂息也

○鄭鍔曰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有廬廬有飲食欲夫行者至有所止也

合方氏所達者四方之途也遂人所治者田閒之道路也欲其無所陷絕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所通行之路皆有宿息井樹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樹以為藩蔽野廬氏專掌之則行者之至如歸矣孰不願出於王之途乎

易氏曰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第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者所以為先王之制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有賓客則令

其人聚而擊拆所以待暴客也
有相翔者則誅之

王昭禹曰語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伺有欲習為寇盜之意
故誅之所以禦姦也○鄭鍔曰如是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擊音計互者敘而行之

鄭鍔曰擊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
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相值而有擊互之阻○鄭康成曰車有轆

屬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因其先後至之敘以次
而行之○劉執中曰掌其先後貴賤老幼往來以為其行之敘而通之故有爵有節者得以辟之而不滯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鄭鍔曰執節而來者奉王命之使有爵之人皆王朝之臣
至於其地則為之辟既以尊王臣之來又以見貴貴之理

○王昭禹曰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

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
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為之辟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鄭鍔曰田野之中有町畦焉皆禾稼之地苟或橫行則踐
人之田而害其穡事有隄渠焉皆防水之處苟或徑踰則

決人之水而壞其隄防此爭端之所由起不可以不禁○鄭

康成曰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賈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
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王昭禹曰

治其壞謂之脩去其穢謂之除有脩除道路者野廬氏則
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患也○鄭鍔曰道路地壞則車馬不通固有脩除之人此則校而比之使無地第之虞

掌凡道禁

鄭鍔曰道必有禁此則掌其犯禁者則王國大事肅然而無譁矣○王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脩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

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王氏曰言國之大事在國中而已邦之大事則通國野焉

○王昭禹曰令埽道路所以致潔○鄭鍔曰國大用師道

路之行欲無荒穢不祥之事苟於是時不當行而行不當

作而作失蚤晚之時非所當衣而衣之非所當操而操之

非其物而有異常之狀皆姦人之為寇盜者也微伺而幾

察之以防變也周之制於田野之道十里之遠設官以治

其廬舍禁止姦盜如此之嚴則道不拾遺豈不且哉後世

十里有亭亭必有長其法亦出於此惜夫不復脩也

蜡清預反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骹此

官之職

掌除骹

劉執中曰枯骨曰骼肉腐曰骹人獸皆同職掌揜而埋之

不令暴露於溝壑道路也○鄭鍔曰王政行於天下生者

有養死者有歸安有枯骨遺棄而不收尚待設官以除之

耶然月令亦有掩骼埋骹之文太平之世雖無餓莩然死

於道路而無主後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為之收掩

則傷人君之仁無是事而省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形

於天下矣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

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

隱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凶服則在所可哀故蜡氏令

州里除而禁之郊特牲言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掃反道亦謂此也

鄭康成曰蠲讀如吉圭惟饒之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穢惡也○王氏曰大賓客則承事如祭有齊敬之心焉○李嘉會曰大師大賓俱尚清淨不令所可惡者亂其目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音竭焉書其日月焉音其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鄭鍔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縣其衣服與夫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如是則無腐敗之醜矣○鄭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賈氏曰若比長閭胥里宰之屬

掌凡國之醜禁

鄭康成曰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鄭鍔曰醜與胔同然其字乃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禹謂蜡祭百物昔之羽羸鮮毛介之物畢致焉蜡祭所致者神蜡氏所治者形形神相聚而為生相離而為死二者實相待焉故其字同然蜡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骨肉而除之者乎

雍於勇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隄防止水之官乃名曰雍氏蓋所慮者尤莫大於雍塞以止之故也

陳及之曰其職掌事頗重而命官止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蓋頒格令於民間使民戶知之勸農重穀之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鄭鍔曰水相交通謂之溝竇水而行之謂之瀆會水而聚

之謂之澮畜水而止之謂之池池以止水溝澮澮以行水
皆有禁焉行者不得擅塞止者不得擅行非所當行而行
非所當止而止大焉則害於國小焉則害於稼此所以設
官以掌其禁也○王昭禹曰溝澮澮池有禁然後其
害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既掌溝澮澮池之

禁又掌凡害於國稼者謂禽獸也禽獸害稼如春多麋之

類禮記曰鼠田豕之類○劉執中曰通溝澮澮池之壅
塞而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者

春令為阱在性反獲胡化反溝澮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鄭康成曰阱穿地為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

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氏曰柞鄂
者或以為豎柞

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
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鄭鍔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為害

水利或有通塞則為阱獲為溝澮皆以是時也然五溝五

涂以通灌漑之水至春又為溝澮何耶蓋五溝者五野之

中一定之制不待至春乃為之此乃里閭之間春雨水集

溝澮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然阱獲設於春可也

秋稼已登苟或常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故至秋塞之此

先王愛物之心也然不言秋塞溝澮者因利民而為之則

無時而可塞故也○鄭康成曰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
書費誓曰杜乃獲斂乃穽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鄭鍔曰苑囿之設則為禁籞環繞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

民共利之山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詎可以設禁籞乎

○鄭司農曰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黃氏曰苑恐當為宛
曲也山泉徙而曲之必有私其利者為宛言非其自然也魚鱉所生之澤鱗

者介者藏焉遊焉詎可沈毒螫乎人君囿游固有苑矣民

庶為苑則是僭上無法矧可以即山以為苑乎漁人取魚

固有餌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

者矣其設禁也宜哉○劉執中曰即獸所居為苑以誤之即魚所淵沈藥以
毒之則不仁不信為禽獸之所憚也故設官以禁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

○劉氏曰神農書曰萍能勝酒欲其制之也

○陳及之曰其職掌水禁及幾酒謹酒

特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夫及不足以幾禁之耶曰是特

國中人耳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委之其官掌焉
愚案酒正內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呵禁
外事萍氏刑官之屬掌之宜矣

掌國之水禁

王昭禹曰水雖有潤澤灌載之利而犯之則濡溺之則死
故水之險惡能害人

之所與夫不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乃所以為仁政之周

○黃氏曰非禁捕魚也漁禁獻人掌之

幾酒謹酒

黃氏曰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絕之謹酒為其不能不用也
萍氏掌水禁而使禁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為之設禁焉

○王昭禹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制其無度也

○陳蘊之曰或謂酒誥謂西土之人承先王教朝夕祀茲酒而已其他未嘗羣飲也何俟幾察之曰立政以垂將來豈以今日之故而廢之耶

總論

呂氏曰周公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矣至於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
最初謹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酺酒蓋恐耗糜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禁川游者

鄭鏗曰大川之逝雖鳥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況可游乎游謂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蚤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掌夜時

鄭鍔曰專掌夜時則所主欲於夜而覺寤以察時之蚤晚

○鄭康成曰若今甲乙至戌亥○賈氏曰甲乙則蚤時戌亥則晚時

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鄭鍔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晚而見星則為夜蚤而星沒則非夜仰觀天星之沒見以分之不分以月者月出有蚤晚唯星麗乎天至夜必見故也○易氏曰此謂施於國中者蓋國中有啓閉之候國事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則星見為夜星沒為晝朝夕啓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鄭康成曰夜士主行夜徽候者如今都候之屬嚴夜禁之法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鄭鍔曰姦盜常發於莫夜之間是以尤謹夜行之禁或禦之使勿行或禁之使不敢行皆以防姦盜也先明謂之晨

晨言時之尚蚤

○王昭禹曰日出為旦晨則昧爽之前而日未旦之時

中夜謂之宵宵陰浸而陽

生通夕謂之夜夜言日之昏而暝左傳言晨往寢門闢是詩言夜向晨則知晨見明也詩曰肅肅宵征熠燿宵行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經言夜呼旦以詔百官以辨軍之夜事則宵與夜固異矣晨行則未當行而行故禦而止之若夫中宵固不可行夜豈遨遊之時故曰禁所以不同○劉執中曰其

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姦非也夜而遨遊者妨眾息也故皆禁也

司烜音毀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易氏曰掌明水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

於地精成於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於日故也○王氏詳說曰司燿司烜皆掌火一事而二官何也曰有國火有民火司燿所掌謂民咸從之其民火歟司烜所掌以共祭祀明燭其國火歟然行於民未嘗不本於國故司燿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之於國未嘗不用之於民故司烜曰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

鄭司農曰夫發聲陸氏曰夫道也是以謂之夫大夫能遂事故謂之遂○鄭康成曰夫遂陽

遂也賈氏曰以取火於日名陽遂猶取火於木為木燧也鑿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鄭

鑿曰取明水於月者謂之鑿亦謂之方諸其實皆鑿也○陸氏曰夫遂以義言鑿以體言互相備也○鄭鍔曰水生於坎之

陽而為陽中之陰火雖生於離之陰而為陰中之陽王者向明而治皆以陽為主故尊明火為先○易氏曰日陽之精月陰之精離為日為火為電者火之氣也坎為月為水

為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為火鑿可以召陰而為水所以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鄭鍔曰或謂鑿遂之齊同用金錫之半可以取水亦可以取火何也蓋金錫半者陰陽之雜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為火用諸夜則陰氣應之而為水

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

鄭鍔曰明水火所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及明水也用是水以滌盥盛則曰明盥用是火以照燭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尚者明水取於月中之水以共之記曰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耳○王氏詳說曰凶事所用之物謂之明所謂明水明火是也先鄭失於明水之說後鄭亦

失之郊特牲曰明水者神明之也謂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著成也主人之潔則此水乃成矣以陰鏡取水於月之中其可多得乎且祭有明水又有元酒元酒取於潢汙行潦之水而為之則是降於明水矣鬱齊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此郊特牲所謂明水沅齊貴新也凡沅新之也是知明水所用止於斯二者而已先鄭以為明水滌滌粢盛黍稷是不讀泂酌之詩也泂酌之詩曰可以濯壘可以饒饒夫豈明水哉後鄭謂明水以為元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醎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為元酒哉共明水火者司烜也執明水火而號祝者大祝也奉明水火者大司寇也共而後祝之祝而後奉之其序如此○王昭禹曰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

扶云燭庭燎力召反

鄭司農曰蕢燭麻燭也○鄭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

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

○賈氏曰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燕禮云甸

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禮不樹於地門內在路寢之庭故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百根一處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樵為之執燭抱樵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鄭鍔曰中春大火之星見於辰季春出火司烜先脩火禁

警以木鐸使無不聞則除去故火以待新火也

○王昭禹曰為季春將出火先

事而戒也

鄭康成曰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易氏曰司烜氏脩火禁於國中而已宮正脩火禁乃宮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為內外之辨

軍旅脩火禁

鄭鍔曰衆之所聚器甲資糧勝敗所係則火禁不可不謹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竈昌緝反焉

鄭鍔曰司農謂夫三為屋屋誅夷三族也康成以為若其刑剝之剝謂所殺於甸師氏者余謂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邾婁定公所斷之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者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竈欲人知其罪也如設梏加明刑之類○易氏曰竈謂墻埋之地揭其罪於竈上而屬於司烜氏以明為義故爾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鍔曰狼之為物貪且狠故世有不率教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掌執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曰條狼言滌去其狼戾如逐豺狼也條當為滌器之滌蕩滌而去

之使潔清也

○黃氏曰鄭以條為滌亦通但其官主趨辟不主滌除○易氏曰凡世之弗率教化如狼貪狠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有條故曰

條狼氏

王昭禹曰以王與賓客之出入宜致肅焉故也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鄭康成曰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

之賤也

○王昭禹曰執鞭以為威

○劉執中曰掌執鞭趨以辟道路之穢惡

及車馬人物之壅窒而不通者○王昭禹曰趨則走而致

肅辟則所以使人避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條狼氏

以下士六人為之而其徒有六十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

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同意然朝士主在朝之事而

條狼氏所掌在道路而已○鄭鍔曰自王用八人而下公

用六人侯伯用四人子男用二人亦以禮有隆殺不可僭

用也

○賈氏曰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今云天于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反誓戶串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易氏曰上執鞭以趨辟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重軍事也○黃氏曰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鄭鐸曰誓用之于軍旅祭祀亦有誓故言凡誓○賈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為之大言使眾聞知故云且命之○鄭鐸曰有司已誓辭則條狼氏必命以罰無赦之辭此又言

僕右及馭以下則專指軍旅之誓以為言○易氏曰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是乎在其聽誓於陳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旨車莫先於僕右謂其右於戎車者勇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揚

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是也故誓僕右曰殺

○賈氏曰僕大僕與

王同車贊王鼓

車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無所用其力晉使張骼輔躒救鄭近楚師其馭不告而馳之幾以不免是馭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轅○王氏詳說曰刑

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為誓其大夫之屬鄭氏以為誓大夫以文攷之何大夫之屬之有然鄭氏以為誓者

出軍及將祭祀之時但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史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之有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

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云大軍旅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僕右與馭數者亦以大夫為之案戎僕中大夫也

戎右亦中大夫也大師下大夫也大史亦下大夫也六誓之中惟小史為中士五以職名一以官名者謂大夫之銜

命出使以官不以職也故以下大夫命之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非祭祀之誓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何與條狼氏易氏曰墨輕於鞭鞭輕於殺所謂殺寘之死而已若輶則不止於殺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於馭馭不職則敗國事其罪所以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所以亦重至於大夫銜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大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之小史官卑而聽不專其失職之罪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

陳及之曰親昵之官如車右馭大史者誓之詞嚴其軍有司以下則詞寬為其親昵者曰誓我者如此之嚴則馭下可知矣而其下亦曰彼車右也車僕也邦之大吏也皆命大夫也而誓之如是則馭下可知矣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王昭禹曰里門謂之閭里有閭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鄭鍔曰六鄉之法二十五家為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胥主之又設脩閭氏之官者蓋總其脩治之事使無廢壞也掌比音鼻國中宿互音託者與其國粥音育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易氏曰比謂檢柅夜士之守宿者○鄭康成曰國中城中也

鄭司農曰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櫜謂行夜擊櫜○賈氏曰宿互櫜者宿者所互守衛復擊櫜持更也○鄭鍔曰閭之門以為往來者之防故命國中之人宿守其互櫜或有姦盜之變當用人以追胥而守閭之人不可以往則使國粥之人任其追胥之事鄭康成謂粥養也國所粥養謂羨卒也正卒守閭而不動則羨卒之行亦其宜也

○王氏曰國粥謂行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脩閭氏比之每

閭各有互柝以防寇盜脩閭氏掌比校其人使先後相代
又校羨卒追胥之事○鄭康成曰追逐寇也胥讀為胥以賞罰待之○劉執中曰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胥禽捕寇盜獲多者賞之不獲者罰之一閭之政無不舉而人自安於里閭矣○

王昭禹曰脩閭氏校比者止於國中若邦野則弗預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鄭鏐曰每閭各有防限敢有徑越以從便者○王昭禹曰謂行不由橋梁與野廬氏同

意然脩閭氏所禁者國中之行者也野廬氏則施於野而已不言禁橫行則國中故也苟以兵甲趨行與夫躍馬馳

騁則人相恐動或因以亂也○鄭康成曰皆為其惑眾故皆禁焉鄉之間亦

如此則遂可知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音畿

賈氏曰有故謂大喪寇戎等恐有姦非則命各守閭閭巷

門○黃氏曰令守其閭互令當守者耳鄭謂令閭胥里宰之屬非○劉執中曰各守閭而互之以斷

出入而考其不在者○易氏曰守閭雖以防非常惟執節

者不幾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之禁其嚴如此

○賈氏曰惟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六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楊子曰擿埴索塗冥行而已又曰冥行翳路皆謂
 闇而無所見也故日入之後謂之晦冥冥氏設弧張為阱
 獲以攻猛獸欲其不知而陷入其中故有取於晦冥無所
 見之義
 薛平仲曰自脩閭氏而上達於布憲之官凡十有一皆先
 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於庭氏之官凡十有二
 人又先王所以盡乎物夫大而人之為民害者既革微而
 物之為民害者已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掌設弧張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六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楊子曰擿埴索塗冥行而已又曰冥行翳路皆謂
 闇而無所見也故日入之後謂之晦冥冥氏設弧張為阱
 獲以攻猛獸欲其不知而陷入其中故有取於晦冥無所
 見之義

薛平仲曰自脩閭氏而上達於布憲之官凡十有一皆先
 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於庭氏之官凡十有二
 人又先王所以盡乎物夫大而人之為民害者既革微而
 物之為民害者已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掌設弧張

鄭康成曰弧張置罽之屬所以扃緇禽獸

○賈氏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云罽

罽之屬者詩云雉罹于罽雉罹于罽並是取禽獸之物

○劉執中曰弧張謂機弩也

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鄭鍔曰既設弧張又為阱獲蓋獸之猛者非弧張所能取故為阱獲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如攻戰之攻也

○李嘉會曰止曰攻之不使獲之必獲恐猛虎傷人也既為阱獲乃以靈鼓毆之使來○鄭康成

曰毆之使驚趨阱獲靈鼓者社祭之鼓也意者猛獸之為物藏於山蟄

乎穴神實司之故用鼓社祭之鼓異其神靈有以毆之而至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不可闕一

將以供國家器用之資鄭以備為爪未之前聞○李嘉會

曰得之則獻不欲遺留以起人爭

庶章預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或謂庶與蛙同字乃作庶何耶嘗聞南方之人養

蠱毒之家合眾蠱之有毒者共為一處使自相啗食已盡

其一存者乃為蠱毒然則蠱者合眾庶之蠱以為之也然

則毒能殺人殺人有漸陰食其肉久然後死如蛀物之蠱

然能蛀壞物也故其音則與蛀同或謂人所以不繁庶者

蠱為之害也故名官曰庶氏豈其然乎○鄭康成曰庶讀如藥

劉執中曰毒蠱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

治禁之法

掌除毒蠱以攻說禴音潰之嘉艸音草攻之

鄭鍔曰左氏曰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皆謂其腐

壞也蠱能腐壞人之心腹其除之之法謂其有神也則以

攻說禴之○劉執中曰用巫醫以呪禁止也所以責其神謂其有毒也則以嘉

艸攻之○鄭康成曰攻之謂燻之所以勝其毒六祈之有攻說皆以辭責神

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禴非六祈之所謂禴當如注家讀如

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也嘉草藥名可以攻
蠱惜夫後世不知為何物○李嘉會曰毒蠱以嘉草藥物
燻去之足矣必曰攻說攻者若韓文公之去鱷魚則可見
矣○王昭禹曰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
之後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王昭禹曰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為之校以比之皆其徒也

○鄭鏐曰蠱非人之所能毆也今者謂使人之能毆者毆

之○劉執中曰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者則令呼之已則校比其事於以知其果

能去否也黃氏曰令之以國法令之比之使其鄰伍相覺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
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謂之穴氏○黃氏

曰冥氏伺出穴氏攻蟄皆為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膳獸
不同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鄭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
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王氏曰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燠而出之○

鄭鏐曰魚龍有淵鳥獸有山林窟穴是其所藏之地先王
欲其不敢逼人驅而遠之可也乃特設一官攻而取之火

其所嗜之物誘之使出毋乃暴乎蓋除害者不待其害已
及人然後除也惡其為一旦之害必先索而除之可也蟄

於穴之獸如熊與羆之屬或時出而害人不可使之藏於
窟穴以俟人之隙則設穴氏以攻蟄獸未為過矣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鏐曰若其獸之身可以備珍異之羞如熊掌之類則必

獻以為膳羞其皮與革可以為器用之須則亦獻之以為國家之用然獻必以時則不常攻之矣

翼音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曰翼讀為翅翼之翅○王昭禹曰鳥所以飛者在翼攻猛鳥者必攻其翼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翼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拮居綺反之

鄭鏐曰鳥有鷲者而已安得有猛先儒謂鷹隼之屬然鷹隼雖猛不過搏擊飛禽之小者彼當立秋始擊或鳩化而為之或立於高墉之上先視其始擊之時以正時令又畫於旌旗之上以為軍號何嘗欲其無遺類耶今乃設一官專以攻之為職又用物為媒以致之則非鷹隼而已必其性之鷲害而甚猛能為人之害者矣故曰掌攻猛鳥知其猛與猛獸之猛同其攻之法以其類為媒以誘之○劉執中曰各以其

物則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鷲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獲其法多矣

以時獻其羽翮

鄭鏐曰若其羽翮可為器用者亦以時獻焉不常貢也○李

嘉會曰羽翮可以為箭羽者

總論

王昭禹曰獸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翼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於王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所脩之利眾所除之害悉仁施及人於是為大以其所施者大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

柞側百反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賈氏曰知柞是除木之名者詩云

載芟載柞芟是除草柞是除木○陳及之曰柞氏攻木雍氏攻草皆主苑囿之

官若畿內之山林自有虞衡等官提其大要而已
掌攻草木及林麓

鄭鍔曰攻如攻城之攻草木林麓根固蟠結不可削除則

用力為尤多故曰攻○賈氏曰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易氏曰木生於

山而曰及林麓者林則積木者麓則山之足也○鄭鍔曰

先王於草木設虞衡之官以作之固欲其條暢碩大以備

掄材之用於此又設柞氏以攻之者嘗考皇矣之詩作之

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辟之其樗其椐

攘之剔之其檠其柘則雖至美之材亦刊而除之以為居

民之地柞氏所攻殆是類歟○王昭禹曰草木所生林麓之地苟可以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

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

夏日至今刊反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刊陰木而水之

鄭鍔曰攻之之法夏至日則刊陽木而令燔燎以火冬至

日則刊陰木而令浸漬以水木之生於山南者為陽木夏

日至則陽氣之極又況火之炎陽乎於是時則刊陽木而

火之彼將不勝乎陽而死矣生於山北者為陰木冬日至

則陰之極又況水之凝陰乎於是時則刊陰木而水之彼

將不勝乎陰而死矣蓋陰陽相濟則沖氣以為和此物之

所以生陰陽偏勝則乖沴而為疾此物之所以死陽木言

刊陰木言刊先儒以為互言余以為刊除也與隨山刊木

之刊同陽木堅而難除故以刊言之剝剝也與易柔變剛

之剝同陰木柔而易去故以剝言之刊剝者除草木而空

其地或居民或作室未必欲為耕種之地○劉執中曰山南之木曰陽木者以其稟而生

者陰氣之不足也山北之木曰陰木者以其稟而生者陽氣之不足也陽不足者水之則多沉陰不足者火之則多浮聖人以火養其沉者可使之浮焉以水養其浮者可使之沉焉天官所謂百工飭化八材者抑其有餘以補其不足以輔相天地而成其化者也故輪人之職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陽則轂雖弊不蔽其柞氏之所職乎故攻草木及林麓者選材以資木工也夏至日陰生也則刊其陽木之陰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伐然後以火養其

所刊可以齊諸陽也冬至日陽生也則剝其陰木之陽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斬然後以水養其所剝可使齊諸陰也

陳及之曰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頒其格令於民間使民知禁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大要如是而已若曰設虞衡以養蕃設柞氏以刊剝之則其細已甚且不勝其勞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鄭康成曰化猶生也○鄭鍔曰若欲用為耕地而異其能化生嘉穀則於春秋之時變其冬夏所用之水火夏用火矣春則水之冬用水矣秋則火之前日所用水火一切反易而變更之則水火相濟而其土和美自能化生嘉穀也

○王氏曰其葉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化而為土矣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除木有時○鄭鍔曰木或當刊或當剝或宜水

或宜火與夫春秋冬夏之時各有政令也

薙化計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薙讀如鬋小兒頭之鬋○鄭鍔曰考月令於季夏之月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則除草謂之薙也然非所當生之地而生非其有用之物而有火則害百稼小則穢塗徑安得不殺之乎故名官曰薙專以薙而殺之為職

掌殺草

王昭禹曰凡物以陽生以陰死唯草之為物其芟則陰不能死薙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芟不復生○易氏曰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芟

夷而蘊崇之此殺草之法

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鄭鍔曰殺草之法其去必有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萌萌

而去之根尚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熱於時則
 薙而夷之夷傷也蓋因盛陽之炎陽以鈎鎌迫地傷之也
 然夷則但傷之而已未死也傷而未死者猶或能繩繩與
 孕同謂含實也於其含實而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崇之
 及冬日已至陰極而凍於時則以耜而剗之○賈氏曰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剗
 覆其根凍死於冬則來春不能萌然則一年之事也或謂
 草可蹂踐而死薙用一年何耶殊不知除惡務本本根難
 盡去之有漸○賈氏曰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王昭禹曰欲其化而為土則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又
 從而加之以水則其薄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為土矣
 月令所謂燒薙行水也

黃氏曰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

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
 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又夷之繩而芟之又耜之既又以
 水火變之蓋消化之也鄭言土化美非也設官之意與稻
 人不同

掌氏殺草之政令

鄭鍔曰殺草政令謂春夏秋冬萌夷芟耜自有先後之序
 薙氏則掌之觀談苑記江南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
 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則殺之之法不必一年矣

若他歷反族倉獨反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
 凡凶者皆在所去故設官掌覆天鳥之巢而謂之若族氏
 若言摘也族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天鳥不復至矣鄭

鍔曰若與徹同族者鳥之為巢族眾木以為之

掌覆天鳥之巢

鄭康成曰覆猶毀也○鄭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哲去之何耶此乃覆天鳥之巢先儒謂惡鳴之鳥若鴟鵂之類且鳥之惡鳴者固人之所惡何必專設一官以去之觀韓退之之詩言有鳥夜飛名曰訓狐然則設官而去之者殆此類歟唐子西云吾少時讀哲族氏庭氏未嘗不竊笑以為不急之務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因以無辜名之狀如五疳是以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康成所謂鴟鵂之類力去使國中潔清而已驅出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為害周公之所建置不可謂不切於事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音其巢上則去之

鄭康成曰方版也○鄭鍔曰哲族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以方板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彼見其號將自去焉鄭康成以為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余嘗考之鵲忌庚燕避戊己麋逢申日則過街鵲作巢則避太歲類從亦曰燕識戊己不啻泥狐潛上伏不越渡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知衝破然則鳥知避此五者亦或有之蓋天鳥者物之妖也五者之號天地之正也正之去妖理之必然也寅月為陬卯月為如辰月為病巳月為會午月為臯未月為旦申月為相酉月為壯戌月為元亥月為陽子月為辜丑月為涂此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灘酉曰作噩戌曰闔荒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十二歲之

號也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角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王氏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焉可以勝天

剪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翦斷滅之言主除蟲蠹者詩云實始翦商○鄭鏐曰除蠹之法與庶氏除蠹事同而義異蠹則合庶毒以為之官曰庶氏本其致毒之由以詔後世也蠹比蠱為害甚輕名官曰翦教人以翦而去之之法也

掌除蠹物

鄭康成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鄭鏐曰書內有白魚及白蠹食書

之類然考之傳有曰木將病蠹生之則蠹亦為木之害也

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

鄭康成曰攻崇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鄭鏐曰莽草

藥名也謂其有神則以攻崇而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而熏之

劉執中曰翦者飛蝗之翦斷禾穗者也蠹者螟蟲之蠹禾根者也蠱者蝨蟲之食苗心者也凡庶蠱者蝼蝻蟊賊之害稼者皆是也故以攻崇之法祭而攻除之又焚莽草熏燒之除苗害也

凡庶蠱之事

鄭鏐曰又言凡庶蠱之事者庶氏自掌除蠱然蠱為難除除之不得或亦用翦氏之法○賈氏曰翦氏主除蠹物其蠱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

赤友音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鏐曰蟲豸藏埋於牆屋之隈除去為難當用物以拮拔而去之故名曰赤友

掌除牆屋

劉執中曰牆屋隙罅之間有蟲有豸皆螫人而毒入四支

至於迷悶痛絕不可救者蠖蝮蝎蠱蜘蛛蜈蚣之類皆是也○鄭鍔曰文王仁及昆蟲伏藏埋蟄於牆屋之下乃設官搜求以除之何耶此殆為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致嚴牆屋之下人跡罕至苟有能致害之物藏焉不可不去也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色買反毒之

鄭康成曰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坩之則走○王昭禹曰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

使出也洒灑也淳之以洒之則死○劉執中曰古者以蜃炭攻

之又以灰汁沃之今之為方非獨此也而用蜃炭塗暨牆

壁亦赤友之遺法歟

凡隙屋除其狸莫音反蟲

鄭鍔曰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賈

氏曰埋藏之蟲在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鄭康成曰狸蟲蝨肌蛛之屬○王氏曰

狸蟲亦有害人者故除之

蠲音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曰蠲讀為域域蝦蟇也月今云螻蠲鳴

掌去鼃音蛙鼃莫幸反

鄭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鼃為蠲鼃耿鼃也蠲與耿鼃尤怒

鳴為聒人耳去之○鄭鍔曰天下之螻蠲為不少矣疑此

所去者亦為王宮耳蠲之字從虫從國非特野有之雖國

中亦有之故晉惠帝聞其鳴詢左右以為公為私則宮禁

之中未嘗無也鼃鼃二者尤能怒鳴王庭肅清固所不容

況有齊戒之時凡物之可以昏瞶王之志意者皆去之豈

容此物聒聒乎其側耶

焚牡鞠音菊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鄭鍔曰牡鞠謂菊之不華者能治鼃鼃蓋物有相制者不

可以理詰也焚牡鞠為灰以洒之順風勢被之以煙為灰

所毒者則死不為灰所毒者得煙亦無聲焉

杜氏曰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

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涿卓音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壺謂瓦鼓涿擊之也○王昭禹曰擊瓦鼓以毆

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

掌除水蟲

鄭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鄭鍔曰水蟲之能為人害者

如春秋書有蜮之類謂於水中含沙射人影為災故也

以炮步交反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

鄭康成曰炮上之土瓦鼓也○鄭鍔曰壺涿氏毆之以炮

土之鼓為瓦鼓以火炮之其狀如壺可以涿擊水蟲以濁

其水舊書以涿為濁○王昭禹曰以土能勝水而制之也毆之不去又以焚石使

執投於水中如以熱湯以火制水也○鄭康成曰焚石投之使驚夫○王昭禹曰攻之以火氣使感

陰陽相診之氣而死

劉執中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音枯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

陵

鄭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鄭鍔曰若為害之蟲毆之

不去意有神者主之欲殺其神使之死欲塞其淵使其蟲

無所藏必有牡槀午貫象齒而沉之槀木名所謂山榆也

象齒象之牙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字交午貫穿象牙○賈氏曰以槀

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為十字以沈乎水中則可以殺水蟲之神且使水涸

而淵塞化為丘陵物有能相制相治者固不可以理詰也

○劉執中曰若有神物在淵時有變見驚震於民者則以象牙午貫榆木沉之則其神死而其淵陵矣謂如蛟蜃龍龜之屬穴為居者非水注成淵古之聖

人達萬物之理得其好用以為除害之術除蠹物則用莽

草除狸蟲則用蜃炭除鼃黽則用牡蘗除水蟲則用牡槀

天地間物皆為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王昭禹曰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或鹽累卵懶膽分孟壞漆以蟹流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于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非知之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鄭以庭氏主射天鳥令國中潔清如庭疑其不然古有大庭氏其所行之事久遠無傳竊疑用致日月之弓矢以射天鳥自大庭氏始也攷賜老者以杖之官名曰伊耆氏則取古天子之號以為名不為無證

總論

易氏曰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類不憚煩者蓋萬乘所至或在苑囿或齊宿於郊廟之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物不

去則護衛至尊為有闕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微伏之物今觀翦氏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友氏以蜃炭而灑牆屋之毒蠹氏以牡鞠之灰與其煙以去鼃黽之聒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槀午貫象齒以殺其神砮蒺氏書歲月日辰之號以覆天鳥之巢庭氏又以大陰救日月之弓與救日月之枉矢以射其神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王氏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掌射食亦反國中之天鳥

王昭禹曰天鳥謂呼鳴而為怪者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

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賈氏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去之○鄭鏐曰言國中之天鳥則是天鳥也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雉鴝來巢魯舊無今有之故春秋書其異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鄭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

劉執中曰鳥獸為天者夜中間其聲而不見其形被其害

而不見其迹者也救日之弓者乘日食時所造陽乘於陰

之器也太陰之弓月食時所造陰勝陽所成也以陰陽至

盛之氣攻暗昧不明之天罔不克矣○鄭鏐曰夜射之弓矢曾用以救日月或足以制太陰而勝之

或足以制太陰而勝之則其神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鄭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太廟譔譔訕訕

者

鄭鏐曰此言太陰枉矢則非救日月之弓矢也太陰之弓

謂其弓純屬乎陰司弓矢言枉矢利火射說者謂象天枉

矢之星則枉矢者純屬乎陽可知若夫太陰之弓而先儒

謂怕矢用此太陰之弓與枉矢豈其陰陽之正足以威服

百神歟○王昭禹曰以此射之亦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天也昔歐陽脩作鬼車詩中謂昔者

周公夜呼庭氏率屬彎弧逐出九州之外射之三發不中

天遣天狗投空嚙之落其一頭清血常流以晝藏夜伏陰

黑則飛見火光則驚墮血點污人家其家必破由此言之

不設官以射之為害豈小哉○王氏曰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

總論

陳及之曰古之王者鍾鼓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武備自書

生論之以為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蠱之竊發
 貍蟲之潛隱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身天鳥之聲鼃
 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於治身養心為有缺則
 是九官者非得已而不已也豕突乘輿熊當御坐雖當時
 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十日十二辰十有
 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以去天鳥攻崇以攻蠹
 物蜃炭以攻貍蟲牡鞠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
 月之矢以射天鳥皆明於庶物精義入神所能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嚼枚止言語踴謹也枚狀如箸橫嚼之為之縵
 結於項

掌司踴

鄭康成曰察囂謹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國之大祭祀今禁無踴

鄭康成曰今今主祭祀者○王昭禹曰祭祀貴靜而肅大
 祭祀尤致嚴焉故今禁踴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
 爾亦所以戒踴也楚茨言君婦莫莫以言承祭祀者靜而
 不譁

軍旅田役今銜枚

鄭康成曰為其言語以相誤○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眾
 所聚惡譁而善靜故今銜枚大祭祀止於今禁無踴者承
 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眾

禁踴音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劉執中曰聲微而眾曰踴聲大而急曰踴聲高而緩曰呼
 聲怨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鳴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
 曰哭○王昭禹曰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無哭聖

人曷嘗抑之使無歌哭哉於所居可也行而歌哭於國中

之道為其感動人心故禁之

○鄭鏐曰亦禁其為妖異之聲以惑眾耳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鏐曰先王篤養老之禮為其氣體已衰年德彌尊設為賜杖之制以優之自七十者杖於國至八十者杖於朝取伊耆息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艾之義○陸氏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為蜡為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以耆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有功於耆老者也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為其制鼓籥又始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號然隸首造數容成造曆蒼頡造書之類豈為古王者哉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不宜列於啣枚氏之後而以下士之官名之○黃氏曰刑官終於伊耆氏杖所以扶老者安之也道德之威中外肅穆而人

各得長老慈幼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也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鄭康成曰咸讀為函○王昭禹曰咸盛杖之器○鄭鏐曰杖之有咸猶節之有英蕩爾老臣雖杖於朝至於祭祀之時以敬為主雖老而不敢杖伊耆氏共其函以盛之既事乃授之所以尊神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

黃氏曰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宜當執杖今三衙兵官常朝亦執杖也

○鄭鏐曰軍中以斧鉞為威將帥所執爾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杖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劉執中曰尊其爵以御眾不必老焉然古之杖皆授於君而有等制不可以私作矣

共王之齒杖

鄭鏐曰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以齒論之雖可以杖必出於王之所賜然後杖伊耆氏之職則共之

於王而王用以賜也周家之杖有五十六七十八十在
 鄉在家在國在朝之異此所共者其在朝在國者乎漢之
 哀帝賜孔光以靈壽杖其有周舊典歟
 王昭禹曰軍旅授有爵者杖貴貴也共王之齒杖老老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